

經世文續編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十五目錄

治體大 臣職

臣事論

梅曾亮

軍機故事補遺 節錄

姚文棟

老安司紀事詩序

路德

書強忠烈遺墨後

林則徐

與余小坡書

姚瑩

與朱幹臣書

管同

李東陽論

李元度

奏病勢日增懇 恩賞假調理疏

崇寶

奏請 訓責樞臣疏

何金壽

憑陳前撫臣功德在民疏

林肇元

皇朝經世文編卷十五

上海萬士濬子源輯

治體六 臣職

臣事論

梅曾堯

天下之患非事勢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爲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
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
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
無必不能遷然天下之民卒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
聲病之學違其程度則又有撻奪扑賣之刑以隨其後凡士所深憂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
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愚知賢不
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遷擢也然其
身縻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不遷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友爲之
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廉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

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強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其文爲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天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參覈遷調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蹶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慎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必自貴者始蓋任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任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脂膏高位實疾顛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褫奪扑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

者其心必不服人主尙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囑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公卿大夫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竊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富貴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此聖人先有司之義不易之理也至有罪則法自貴者始又必視其獲罪之由以權法之輕重嚴其私罪則下絕瞻徇粉飾之習而上之壅蔽開明薄其公過則下無束縛顧慮之私益得發抒意氣以盡力所事至小臣之罪亦當視其所犯科之不能一律輕論非貴者罪必法重賤者罪必法輕也文特因一時數事推究言之其謂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位爲寄此實古今致亂之源欲小臣盡職在大吏之考課嚴欲大臣急公在君上之責成重責成重而考課嚴庶無不事事以位爲寄之患若辭枯集苑人之常情自非聖賢鮮不擾心顯仕人臣當官舉職而不樂卑位者何可勝道量而後入輒近蓋無其人謂厚責貴臣而賤者知止不可得之數也特其議論正大筆力馳騁自然動

中規矩致爲難觀

軍機故事補遺

節錄

姚文棟

雍正十年三月初三日大學士等遵 旨議奏辦理軍機處密行事件所需鈐封印信謹擬辦理軍機印信字樣移咨禮部鑄造辦理軍機處派員管理並行知各省及西北兩路軍營今辦事軍機處銀印乾隆初年所換鑄清漢篆其文曰辦理軍機事務印記兩旁鐫刻年月字號一曰乾隆十四年正月日造九字一曰禮部造三字一曰乾字一百二十九號八字○滿洲軍機大臣奉 旨 在軍機處行走者是否準看漢摺之處歷由本處繕片請 旨均得 旨準其閱看惟乾隆二十五年尙書兆惠都統侯富德在軍機行走時素有閱清字不閱漢字之 旨自道光年間以後滿洲大臣一體閱看漢摺均未繕遞摺片○乾隆初年恭遇 聖駕時巡軍機大臣是否隨往皆候 旨遵行乾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本處奏 皇上南苑大閱 臣等辦理軍機處除 臣訥親 臣海望總理 行營隨往外 臣鄂爾泰張廷玉徐本訥延泰隨駕之處合行請 旨奉 旨大學士徐本尙書訥延泰去至二十八日又 諭朕駐蹕南苑天氣寒冷吏兵二部輪班之日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不必前往近日軍機大臣除特派留京辦事或先已出差外省及鄉會典試外凡恭遇時巡無不隨往者不待奏請矣○錢南園先生請 敕軍機大臣進止仍循舊

章一摺當史館諸臣撰和珅傳時徧檢不得今見於滇南采風錄云在陳孝廉處得之謹錄於後臣伏觀
我朝設立軍機處向來大臣與其職者皆萃止其中用以集思廣益仰贊高深地一則勢無所紛居
同則情可共見卽如司員咨事畫稿亦得有定所而無殊歧誠盡善不易之法也乃觀近日惟大學士阿
桂一人每日止軍機處大學士和珅或入止於內右門內舊許大臣暫止之廬或卽止於隆宗門外
近造辦處之廬大學士王杰則入止於南書房尙書董誥同之尙書福長安則止於造辦處每日惟
召見時聯行而入退則各還所處雖亦有時暫止軍機處而事過輒起一切咨事畫稿司員未免趨步兩
歧以我皇上乾行之健離照之明大小臣工載德懷刑決不至因此取角立朋黨之漸然行之萬世無
弊莫過於率由舊章況內右門之內相近禁寢向來因有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事須先一刻預
備恩加大臣不令與各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不應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止而隨從軍機司
員亦更出更入爲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等狎熟萬一有無知如高雲從者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白
宜及早至南書房以備幾暇顧問俟軍機事務既畢入未爲遲若隆宗門外直廬及造辦處則各
色應差皆得覬聽於外大臣於內辦事亦屬未便請敕諸大臣仍照舊規同止軍機處庶匪懈之忱各
申五夜協恭之誼共勵一堂其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近日和珅福長安止於如意門外南順牆東

向之廬王杰輩誥止於 南書房之處並請 敕禁止謹奏○親王奉 旨 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者惟成親王恭親王二人成親王於嘉慶四年正月入直辦事是年十月 諭云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者究與定制未符隨 命出直恭親王歷歲豐問治光緒三朝疊奉 恩綸入直在軍機處領班最久 眷倚隆重正未有艾此向來未有之異數也○自乾隆以來定例軍機大臣同進見無獨 召一人者道光二年夏湘浦太宰緣事出直文秋潭大司馬出差黃左田大司農病假暫麗笙相國遂獨對者匝月時稱爲異數云○乾隆時袁曰修爲軍機大臣令鹽道之婿某持書寄鹽商牛兆泰上知之 諭責軍機行走之人當以慎密防閑爲要袁曰修雖無囑託之言明有囑託之意 命卽日出直又軍機章京徐步雲於查辦揚州提引一事預先通信奉 旨徐步雲與盧見曾認爲師生此等緊要事件敢於私通信息致盧見曾預行寄頓甚屬可惡著發往伊犁効力 天語煌煌前事可鑒直樞曹者不可不知○嘉慶四年御史何元烺奏請酌改軍機處名目一摺內稱軍機處承辦一切事務與兵部之事司戎政者不同現在軍務久經告戢似應更改名目以見偃武之隆奉 旨軍機處名目自雍正年創設以來沿用已久一切承旨書諭及辦理各件皆關係機要此與前代所稱平章軍國重事相仿並非專指運籌決勝而言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肅清大功告戢薄海內外共慶昇平不必改易軍機二字始爲偃武

何元燾擢着擢還又十四年戶部議奏摺內將軍機處三字據寫 上惡其開諂諛之漸 嚴旨誡飭此兩事皆經 諭旨駁正亦一時異聞也○向來軍機章京未定額數自嘉慶四年以後定例滿漢兩班每不得過八人後於每班八人之外復添額外章京一員咸豐三年因軍務較繁復添傳 記名漢章京四人在額外行走同治十一年停減其半○嘉慶四年奉 諭云軍機處行走章京向來俱由軍機大臣挑補並不帶領引見因思各衙門各旗官員卽筆帖式驍騎校護軍校等微員無不由引見補授軍機章京職事較重豈有轉不帶領引見之例軍機章京之由引 見擢用自此年始也○嘉慶十年定例滿漢現任京官文職三品以上武職二品以上及外官文職督撫司道鹽政關差武職提鎮以上各大員子弟均不得保送挑補軍機章京從御史吳邦慶之議也二十五年 諭旨大臣子弟有挑入軍機者藉以學習政事未嘗不可造就人材防弊之道初不在是嗣後著無庸迴避○軍機章京例用內閣中書舍人舍人改庶吉士則不復入改大曹御史給事中遞遷卿寺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入直如故惟擢侍郎亦不復入間有以資以廕爲郎得預者率大臣子弟爲然而張公若靄鄂公容安又以庶子侍講入直蔣公炳程公燾又以巡撫罷還京入直皆奉 特旨行非故事也王蘭泉司寇云○乾隆年間滿洲大員如侍郎保成松筠內閣學士博清額索琳福德等漢大員如順天府尹蔣炳副都御史胡寶琮傅顯劉秉恬

紀世文類

孫永清大理寺卿王昶光祿寺卿申甫太僕寺卿程纘條補三品京堂袁守侗等皆令在軍機章京上行
走嘉慶以來始專用司員無二三品大員爲章京者矣

老安司紀事詩序

路德

滑縣老安司巡檢劉公名斌字簡齋陝西咸甯人狀貌魁梧長身而勇健善騎射聞滑民聚衆作會曰種
根基嚴禁之不能止乃微服出訪至近寨聞鍾鐵聲呼其門不應僞爲迷路者亟叩之鐵匠唐姓者出公
入見新鑄刀矛無算不敢詣求指迷而出行數十武有地窖入視之博者數十人諸祖褐者睨其旁公問
胡不博曰無錢與之錢使博博竟邀與飲飲酣徐問曰此地有謀反者若知之乎衆愕然曰客何來曰吾
汴梁賈也因索債至此耳衆曰老安司劉公甚嚴厲言若洩吾情無咎類矣速行無多言取禍公卽謁縣
強忠烈公克捷告以故馳赴郡告太守太守以其事無驗未之信也公返老安捕鐵匠唐姓者拷問之唐
曰吾所造形模皆自林清來問清何人曰直隸教主也與吾邑謝家莊李文成縣吏牛亮臣相往來久矣
問清安在曰月前已返直隸因反期既定特往糾其黨剋期內應也問何期曰九月十五日同時舉事公
審解唐姓入城告強公與強入未明公率縣役潛赴謝家莊收文成與強公會鞠之文成大言不諱時亮
臣充縣庫吏家城中並捕之一訊而服各加刑焉下之獄公徑往文成亮臣家徧搜之得其黨籍時嘉慶

十八年九月初二日也公謂強公曰亂將作矣強公迭發使告急於郡不應初七日黎明城門失守賊衆入公整冠衣短襟袍握刀出時公子嘉善從牽公衣公推之仆急出遇賊於通衢手刃二賊尋遇害嘉善亦見殺嘉善乃公次繼室韓孺人所生第一子也孺人在老安知大禍不遠先期遣前室子寶善姪滋善避難於汴梁嗣得公訣別書使家人積林樓下四面環之是日親率所生女巧雲子炳善達善婢春梅夏蓮同登樓熱樓下薪俱燔死又八日而清使其黨至京師突入禁垣幸公早擒牛李滑賊不及待先期反不與清應清勢孤捕者就其家縛之牛李受重傷逃不遠爲官軍所獲餘賊悉平賊據滑九十三日大肆荼毒比大兵克復城已墟矣方公之始告變也去反期尙隔旬餘當時卽發兵臨滑按籍擒治隨飛章入奏不三日可達時清黨猶未集也出其不意分路捕之賊衆竄匿不暇爲惡得有九月十五之變哉承平日久官民宴安擾鋤棘藿者包藏禍心相誘以利相誑以神相激以勇蔓延數省響應成羣知者不冒冒者復不見信卒令變起倉猝上勤宵旰戕官殃民勞師糜帑雖劫數使然亦人謀之不臧也事聞天語褒獎以知縣例議卹賜祭葬入祀昭忠祠予雲騎尉世職以恩騎尉世襲罔替天恩渥矣公長子寶善襲職廕從九品迄今二十餘年補官無期困窘日甚嘗餬口四方其父母弟妹柩俱在滑不得歸葬噫諸賊逆謀敗露實由於公公與強公同鞠賊同殉難強公子逢泰官至監司攝篆次子望泰

賜進士入翰林改中書今官同知公祇一子長爲寶人同受國恩而一幸一不幸非命歟然公之功烈自不可掩德恐其久而湮也作詩記其事俟采風者錄焉

書張忠烈公遺墨後

林則徐

天下之患發遲則禍烈發速則禍輕當嘉慶癸酉賊兵未動時猶厝火積薪也忠烈攘臂一揮賊狀以彰賊謀以破賊黨遂不能須臾忍而朝廷因得以辦賊蓋誠見夫安危之算間不容髮遂決然奮擊至不恤以全家身命殉之顏常山開土門以撓安史王新建抵蠟丸以疑宸璫其功蓋後先相埒而於晏然無事時爲未兆遏謀計冒首禍之戒開非常之原則所處更有難焉者事既上仁廟以功在社稷褒信乎其社稷之功也歲丙午則徐承撫三秦忠烈次君寧圍司馬出遺墨三紙見示受而讀之其論李公之不阿謂赤心人必不能爲委曲事可以見所養之正論李公之不屈謂無愧明哲保身之義可以見所學之精至於家書所言苦景不以語外人儉德足以範子弟勸安分戒倚勢尋常涉筆於古人修齊之教靡不規矩疊掇合符同自非浩然之氣集義之功真積有素其流露於毫翰間者能如是其昭融哉則徐讀公之文想見公之爲人而有感於其已事焉爰綴書傳後以誌嚮往之誠云

與余小坡書

道光乙巳二月

姚瑩

昨過雅州又得一夕談承教爲商出處之宜感何可言區區之愚特不欲有所負非有所實也嘗念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夫婦不言報施若君臣朋友則有視所施爲報者矣大義人人所同施者有殊斯報者愈不可不重古人一言知己感之終身或千金報一飯誠以所入者深也居讐敵士大夫及世太平爭取通顯一旦有事卽思爲潔身之計何其薄也漢二疏辭官歸里所謂知足不辱者也然其言曰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是其所爲足者不過宦成名立而已不亦鄙乎明儒薛方山非之曰二疏位爲師傅責在輔養太子顧以宦成名立爲榮後悔爲懼其自爲謀則得矣如吾君太子何斯言非苛二疏也君臣大倫不可以欲潔其身而亂之也夫不有身爲貴卿三已之不愠者乎又不有身爲小官三黜之不去者乎又不有身遭放逐九死未悔者乎如二疏是則此三子者豈皆非歟抑此固有兩議當各行其是歟鑒自通籍以來三見黜矣前者爲貧欲得微祿養親亦思有所樹立以大臣薦遂受知遇臺灣力守所以報也英夷之獄議和諸帥皆欲甘心鎮道以謝夷人賴上仁明供辭甫上立出之獄復予官使避夷入蜀此豈尋常恩遇哉所如不合則命爲之非上意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不必求知於君父要當自盡其道孤行其志儻竟不及報而復以黜退或衰病也吾心亦可無負矣官有高卑如子有長幼子不以長幼異性臣豈以高卑易守哉前日面言未盡故卒陳之云爾伯言爲海秋墓

誌銘誠佳然似未盡海秋伊但以文章論耳二人交淺宜不深知鑒道中更作一傳足下以爲何如備致京師俾知海秋者見之甚善也此間小駐旬日卽出關西行不具

與朱幹臣書

管同

近聞閣下晉官郎中執法秉公無所撓屈甚慰甚慰而聞諸道路或謂且得御史如其然則同深爲閣下重之蓋古者諫無專官自公卿至庶人皆得諫其後乃專設諫官而百寮之敢於言事者猶不禁也今則百僚不復言事而彈劾諫爭之責一歸給事御史夫爲任既專則爲責愈重爲責既重則當識其大小之分輕重之序必實有關於治忽安危實爲國計民生之所繫託者舉而陳之始爲克盡其官而不負朝廷任使之意若夫毛舉利害不及大體雖後之臺諫習此成風矣而恐非賢者之所宜出也閣下剛毅抗直竊遠世務其在部中已卓卓有本末然則苟爲臺諫必大有異於今人雖然天下之事不可枚舉言之矣而不可行如不言也行之矣而無補於天下國家之事如不行也閣下處今之勢苟爲臺諫其將何以爲言同聞之世事之類由於吏治吏治之壞根於士風士風之衰起於不知教化然而教化云者非空文而無實具之謂也以身訓人是之謂教以身率人是之謂化同鄉者私作議俗一篇以爲當今之風壞於好諛而嗜利夫欲人之不嗜利則莫若閉言利之門而欲人之不好諛則莫若開諫爭之路天下之事夫

豈止此然必先舉二端然後人才勃興而法度可以漸講顧不知其言果當否爾今寄上惟采擇焉或謂同子言則近矣然讖俗之說實難於君使聽者持子言而得禍則奈何斯言也同竊以爲悖矣古之直言得禍者皆其值主不明而所遭有不幸也當今天子仁慈恭儉敬天愛民雖草茅之士未嘗親瞻日月之餘光而不知聖賢然近者伏讀官箴則已窺見九重勵精之意矣而箴於御史有曰敢諫不阿忠貞常矢然則今之求言比於懸輅設鐸可也而論者毛舉利害不及大體是天子欲人之言而諫官猶不冒爾而顧以爲言恐得禍毋乃謬乎無求利之思無好名之見本之以至誠而陳之以愷切持之以至正而出之以和平雖在中主猶能聽受而況聖君哉誠恐得禍則又未嘗無以處孟子曰辭尊居卑又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慮其難而不居其位可也居其位而稍孤其職則大不可也同於閣下相契殊深雖齒德相懸而亦近乎朋友之當責善者矣用敢發其狂言聊所忌諱伏惟留意省察

李東陽論

李元度

人臣之去就揆諸義而已矣道合則留不合則去義也若身爲重臣受先朝顧命不幸新主童昏爲權倖所蠱既不能爲伊霍之事卽當畢力維持以冀君之一悟而徐去其毒卽事或不濟而吾不惜委曲撓拄於其間則吾之心力已罄天下亦陰受其益義不可以決去也苟第悻悻然相率去位自爲計則便矣如

君國何如先朝寄託何昔者明孝宗時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同心輔政君臣之際可謂盛矣及帝大漸召健東陽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東宮年幼好逸樂先生輩當勸之讀書輔爲賢主其付託亦可謂重矣亡何武宗立逆閹劉瑾亂政健等力諫不從韓文率九卿伏闕力爭帝擬逐瑾未決健在閣推案哭曰先帝陵土未乾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時健遷聲色俱厲惟東陽語少緩明日諸臣再伏闕爭欲遂誅瑾瑾先泣訴帝前事大變健等並乞骸骨瑾矯旨聽健遷歸而獨留東陽東陽恥之再疏請罷不許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爲當日多發一言同去矣東陽用是蒙詔有伴食中書之謗侍郎羅玘上書勸退至請削門生籍易代後如王士禎輩猶詆之吾獨以謂不然夫武宗惑瑾特未悟其奸耳一旦覺寤猶棄犬豕也後四年太監張永發瑾逆謀遂磔於市瑾非必不可去之奸也又非若莽移漢祚武氏移唐祚立其朝者不可一朝居也健東陽遷皆顧命大臣與國同休戚豈一去所能塞責瑾誅後健聞武宗盤遊無度輒歎息不食曰吾負先帝其歎也與推案之哭東陽之泣餞其轡一也健初胡爲出此言哉且其時韓文劉大夏戴珊馬文升楊一清劉忠等皆去位矣謂東陽必不可留則將舉國而空之使武宗益孤立瑾益得爲所欲爲儻藏之匕首竟遂逆謀健等何辭以謝先帝史稱瑾凶暴無所不誦侮於東陽猶陽體敬東陽潛移默奪保全替類天下陰受其庇瑾嘗欲逮健遷籍其家又逮劉大夏楊